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六 編

林慶彰主編

第2冊

先秦兵家思想探源
——以孫武、孫臏、尉繚爲例

羅獨修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先秦兵家思想探源——以孫武、孫臏、尉繚為例／羅獨修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4+27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編：第2冊）

ISBN：978-986-254-053-4（精裝）

1. 兵家 2. 先秦哲學 3. 學術思想

592.09

98015119

ISBN - 978-986-2540-53-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 編 第 二 冊

ISBN：978-986-254-053-4

先秦兵家思想探源

——以孫武、孫臏、尉繚為例

作 者 羅獨修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先秦兵家思想探源
——以孫武、孫臏、尉繚爲例

羅獨修 著

作者簡介

羅獨修小傳

本人生於民國四十年四月十日。湖南邵陽人。家鄉為武俠之發源地之一，寶慶仔至長沙打碼頭的故事不少湖南人耳熟能詳，平江不肖生之《江湖奇俠傳》有特別介紹。此地務農為生之農民心目中的天堂是長沙商埠，洪揚之亂為寶慶人開了另一條榮華富貴之路——投軍。因此占商埠經商與研究軍事為縈繞於心之問題。閱讀廣泛，只要看得懂，於書無所不窺。制式教育對我一無影響，只以少數時間應付課業、考試。大學、研究所均就讀於文化大學，讀書為輔，經商為主。二年兵役得以親身體驗軍旅生活。退伍後做過搬運工、開過餐館，其後再入工廠做工，共十二年，生活閱歷堪稱豐富。後再讀博士班、任副教授、教授迄今。研究範圍主要為軍事史、上古史、文獻學及史學方法等。

提 要

先秦諸子為中國思想上之銘印 影響至深且巨。其淵源為歷史之謎。本文透過兵家思想溯源，做為瞭解此一複雜問題之基礎。

先秦兵家思想淵源未發之覆至夥，其縈縈大者為：《孫子》是否如司馬遷所說為《司馬法》之申述解說？《孫子》有無承繼兵陰陽、技巧、形勢之處？《孫子》是否源出管子？孫臏籌策龐涓究竟是事實抑或只是司馬遷之過度渲染？《孫臏兵法》下篇是否與孫臏有關？孫臏名列兵權謀家，何以其兵法中查無兵技巧之內容？孫臏籍隸齊人抑或楚人？其思想有無襲自孫武之處？孫臏貴勢名聞戰國時代，出土之《孫臏兵法》能否具體指實其貴勢之內容？《尉繚子》究竟屬雜家抑或兵家？尉繚思想是否源出商鞅？《尉繚子》名列兵形勢家，何以其內容完全不類《藝文志》對兵形勢之形容？尉繚究竟身處梁惠王之世抑或秦始皇之世？尉繚之尉與晉國尉之職掌是否有關？尉繚重將思想有無歷史上之淵源？

上述諸多謎團，本論文大體提出合理解釋。並進一步知悉先秦兵家愈是高明深邃之兵學思想，愈有久遠之歷史淵源。兵家之主幹思想實源出古之官守，但其思想並不局限於古之官守，有些思想與作者之親身體驗或時代特性有密切關連。



目

次

第一章	先秦兵家思想淵源問題之回顧	1
第二章	孫武思想淵源之探討	21
第一節	概說	21
第二節	孫武生平與其思想淵源之關係	23
第三節	孫武思想源出歷史經驗者	27
一、	始計、廟算之思想	28
二、	拙速思想	28
三、	狀況判斷	29
四、	死地則戰	30
五、	火攻	30
六、	用間	31
七、	勝強而益強	32
第四節	孫武思想源出司馬法者	33
一、	史、漢所述《孫子》與《司馬法》之關係	33
二、	《孫子》與現存《司馬法》及其佚篇之繼承關係	34
三、	《孫子》可能源自《司馬法》或其他兵書之內容	36
四、	孫武與司馬穰苴之關係	38
第五節	孫武思想與管子思想類似部份之比較研究	39

一、新井白石認爲《孫子》源出《管子》之依據及其批評	39
二、其他相關部份	43
第六節 孫武思想源出兵形勢家者	44
一、形名之由來	44
二、軍事形名之由來	46
三、《孫子》之兵勢思想內容	48
四、《孫子》兵勢思想淵源	48
第七節 孫武思想源出兵技巧家者	51
第八節 孫武思想源出兵陰陽家者	52
一、治氣	53
二、以地利克敵制勝	54
三、重（全）生	57
第九節 本章小結	59
第三章 孫臏思想淵源之探討	61
第一節 概說	61
第二節 孫臏生平與《孫臏兵法》之關係	62
第三節 《孫臏兵法》下編與上編之關係	71
第四節 孫臏思想源出歷史經驗者	77
一、直接引證歷史部份	78
二、以代用戰具整陣而戰	78
三、殺士	80
四、篡卒	82
第五節 孫臏思想源出孫武者	82
一、各家有關孫臏思想源出孫武之簡略綜述	84
二、作者對此問題之看法	87
第六節 孫臏思想源出兵形勢家者	92
一、孫臏之兵形思想淵源	92
二、孫臏之兵勢思想淵源	105
第七節 孫臏思想源出兵技巧家者	113
第八節 孫臏思想源出兵陰陽家者	117
一、陰陽五行思想	117
二、依時而戰	117

三、延氣	119
第九節 本章小結	121
第四章 尉繚思想淵源之探討	123
第一節 概說	123
第二節 《尉繚》屬雜家之可疑	124
第三節 尉繚思想源出商鞅之無稽	131
第四節 尉繚思想源出職官者	138
四、布陣	158
五、率兵作戰	158
六、治賦	159
第五節 尉繚思想源出歷史經驗者	161
一、經卒之法	161
二、送死無憾	164
三、用兵以仁義爲本	168
四、獨出獨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動員速度亡國 取城	170
第六節 尉繚思想源出吳起者	174
一、兵將一體、同甘共苦	174
二、重人事、輕地利	175
三、教戰法	176
四、士氣	177
五、三軍爲一死賊	177
第七節 尉繚思想源出司馬法者	178
一、介者不拜	178
二、將軍居軍以國事爲重	179
三、作戰以仁爲本	180
四、軍無二令	180
五、嚴位	182
六、戰合之表	184
第八節 尉繚思想源出管子者	192
一、兵制必先定	192
二、以名責實	193
三、藏富於民	194

四、重令	194
五、什伍組織	195
第九節 尉繚思想源出孫武者	196
一、受命之論	197
二、背水陣	198
三、全生、重生與捨生而戰	198
四、畫地而守	199
五、殺之貴大	200
第十節 尉繚思想源出兵技巧家者	201
一、便器械	201
二、蒙衝而攻、渠答而守	202
三、地小人眾、則築大堙以臨之	206
四、水決敵軍	207
五、度地建城立邑	207
第十一節 尉繚思想源出兵陰陽家者	211
第十二節 本章小結	213
第五章 結 論	219
附 圖	
附圖一：騎兵圍獵攻戰圖	97
附圖二：騎兵馬上持戟殺敵圖	97
附圖三：臨衝呂公車圖	214
附圖四：鉤撞車圖	215
附圖五：懸簾圖	216
附圖六：懸戶圖	217
附 錄	
附錄一 先秦重將制度表解	227
附錄二 兒良貴後釋義	229
參考書目	233
一、文獻與考古資料	233
二、一般論著	241
三、論文	249
附錄：從《春秋》三傳看周人羈縻、統御諸侯之術	257

第一章 先秦兵家思想淵源問題之回顧

先秦諸子不但是中國思想之淵源，亦是中國思想上之銘印，對中國影響至深且巨，成為中國文化之主流，歷朝歷代文化取資於此，借鑒於此。爾後兩千年中國文化並無長足而飛躍之發展，但周邊各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相較，無不相形見拙。先秦文化之深厚於此可見。

但先秦諸子這種絢麗奪目之文化從何而來，卻實為中國文化最大問題之一。莊子認為諸子之學皆出自古學，諸子多得一察以自好，未能得古人之全，均為一曲之士。^{〔註1〕}荀子認為出自官守：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
以取祿秩也。^{〔註2〕}

班固認為諸子百家皆出於王官；^{〔註3〕}《淮南子》則主「起于救時之弊」；^{〔註4〕}康有為則主「託古改制說」；^{〔註5〕}胡適力主諸子不出王官論。^{〔註6〕}然胡適之

〔註1〕《南華真經·卷十·天下》（宋刊本，郭象注）（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0年），頁15上，16下。

〔註2〕《荀子·榮辱》（王先謙集解本）（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3年7月新二版），頁37。

〔註3〕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點校本）（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1年9月初版），頁1701～1781。

〔註4〕《淮南子·要略訓》（高誘註本）（臺北：世界書局，民國80年3月九版），頁374～376。但《淮南子·要略》並無「救時之敝」之語，此語實為胡適總括淮南思想之言。

〔註5〕康有為，《孔子改制考·諸子改制託古考第四》（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3月二刷），頁47～100。

〔註6〕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收錄於《古史辨·第四冊》（臺灣影印，書局、時間不詳），頁1～8。

論點實襲自曹耀湘。^{〔註7〕}康、胡、曹之論點在外觀上似同《淮南子·要略訓》之說法，但其實則截然不同。《淮南子》之「救時之敝」思想是諸子對古學增損選擇以應時代之需，仍是有源之水，而康、胡、曹之說，實主諸子之學為其在春秋戰國時代向壁捏造，並無源頭。章太炎則主調合之說，以為：

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弗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宣其義。^{〔註8〕}

呂思勉的看法與章氏相同。呂思勉言：

諸子之學，《漢志》謂皆出王官；《淮南·要略》則以為起于救時之敝，蓋一言其因，一言其緣也。^{〔註9〕}

古人著書不嫌剽竊，但其引用前人成說是有規則可循，使後之讀者能一眼判明何者為經，何者為傳？抑或是經、傳熔鑄為一，杳無蹤跡？這亦是本論文欲藉研究兵家思想淵源所探討之眾多主題之一。

在先秦諸子思想淵源上，本文站在兵家立場看待此一問題，雖未能一窺全貌，但管窺部份可以深切著明。部份之充分瞭解，可作為全面瞭解此一重大問題之基礎。

本論文探討兵家思想淵源以孫武、孫臏、尉繚為研究分析之對象，主因有二：一因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有此三種兵法，其時代距作者不遠，可確信這三本兵書為其手著或與作者有密切關連，其絕非後人向壁捏造之偽書，已可斷言。二因兵家四派之中，兵陰陽家有目無書，無法做完整全面之溯源研究。兵技巧家之思想部份保留在《墨子·備城門》以下二十多篇之中，資料可謂詳贍，但在墨子之前之相關資料實在太少，不易做溯源之分析比較；而

〔註7〕 曹耀湘，《墨子箋·卷十五》云：「余按班志藝文本取劉歆之七略，其於諸子區分九流，墨家、名家之書為最少，周之末，墨言雖盈天下，傳其術者，類優于行而絀于文，雖有著述，殆無足觀。故不能及儒家、道家之什一。志中推墨家所出與其短長之處，所見不逮淮南遠甚，寧論史公與莊子乎？劉歆之敘諸子必推本於古之官守，則迂闊而鮮通。其曰：『道家出於史官。』不過因老子為柱下史及太史公自敘之文而傳會為此說耳。若云歷記成敗興亡然後知秉本執要，未免以蠡測海之見。至其謂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則尤為無稽之臆說，無可采取。唯是焚書以後，遺文閒出，是賴此時校輯之勤以得存世而傳于後，故條錄而辨之於此。」此書收錄於《墨子集成》中（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64年），頁253～254。

〔註8〕 章太炎，《原學》，《章太炎遺書》（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1年4月再版），頁477。

〔註9〕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江蘇：東方出版中心，1996年2月二刷），頁16。

兵權謀家之《孫子》、《孫臏兵法》，兵形勢家之《尉繚子》原書保留大體完整，作者之活動時間、地域大體清晰，而其先之權謀、形勢之兵學思想在古籍之中尚有遺留，方便做探源之分析。

從西漢以來，有關此三家（孫武、孫臏、尉繚）思想之淵源，幾乎任何細微末節，都存在著種種異說。有些異說之觀點恰成兩極式之對立，有些則似千縷萬絲，糾纏不清。任何研究者置身於這些問題之中，都有眼花撩亂、難措手足之感。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明言：「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但宋代學者葉適以《左傳》未提及孫武，且孫子未曾與聞國政，根本懷疑歷史上曾存在孫武其人。^{〔註10〕}章學誠、全祖望、齊思和、陳振孫、錢穆等均與葉適持同樣之看法。^{〔註11〕}章學誠並進一步認爲：

且觀闔廬用兵前後得失，亦與孫武之書大相刺謬，天下固有所行不逮其所言者，必出游士空談，不應名將終身用兵所言如出兩人，是則史遷誤採，不根傳記，著於列傳，明矣。^{〔註12〕}

全祖望以入郢吳軍之師出無律，而認爲其書其事，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註13〕}

宋濂即針對葉適之觀點予以批駁：

葉適以不見《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予獨

〔註10〕 葉適云：「遷載孫武齊人而用于吳，在闔閭時破楚入郢，爲大將，按左氏無孫武。他書所有，左氏不必有，然穎考叔、曹劌、燭之武、鱄設諸之流，微賤暴用事而左氏未嘗遺，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闕略。又周時伍員、宰嚭一一銓次，乃獨不及武。即詳味孫子，與管仲、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誇大之說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將兵者必與聞國政，未有特將于外者。六國時，此制始改，吳雖蠻夷，而孫武大將，乃不爲命卿，而左氏無傳，焉可乎？」見葉適，《學習記言·卷第四十六》（萃古齋精鈔本），（中國子學名著基金會印行，民國67年12月初版），頁1上1下。

〔註11〕 見章學誠，《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章學誠遺書·佚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8月1版），頁637；全祖望，《結埼亭集·卷二十九·孫武子論》（臺北：華世出版社，民國66年3月初版），頁364；齊思和，《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中國史探研》（臺北：弘文館出版社，民國74年9月），頁218；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卷十二·孫子三卷》（人人文庫本）（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7年5月1版），頁346；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七·孫武辨》（臺北：東大出版社，民國79年9月），頁12。

〔註12〕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佚篇·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頁637。

〔註13〕 全祖望，《結埼亭集·卷二十九·孫武子論》，頁363～364。

不敢謂然。春秋時，別國之事赴告則書于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于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註14〕

畢以珣則以為《左傳》未言及孫武之原因在「武惟為客卿，故《春秋左氏傳》言伍員而不詳孫武也。」〔註15〕方苞亦認為：

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吳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曰：武與有力焉。蓋古人之不苟於言如此。〔註16〕

魏源云：

吳，澤國文身封豕之蠻耳，一朝滅郢，氣溢于頂，主傲臣驕，據宮而寢，子胥之智不能爭，季札之親且賢不能禁，一羈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絕書》稱「巫門外有吳王客孫武冢」。是則客卿將兵，功成不受官，以不盡行其說故也。〔註17〕

魏源此言雖針對蘇洵之論點而發，但實際上與全祖望之論點更是針鋒相對。

孫武係春秋時人，其手著之兵法理應為春秋時代之作品。葉適以「試以婦人，奇險不足信」、「（春秋時）無中御之患」、「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為依據，認為十三篇非春秋時之著作。〔註18〕姚鼐據「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認為《孫子》是「戰國言兵者為之」。

〔註19〕齊思和以《孫子》著於戰國時代，其基本論點多同於葉適、姚鼐，其附加之論點為：「連年用兵，非春秋時人之語」；霸王、形名、五行之名詞為戰國所有；戰國以前無私人著述。〔註20〕錢穆先生亦以《孫子》書中有「首之以道，而後天地」、「形名」而推斷其「洵非春秋時書」。〔註21〕

〔註14〕宋濂，《宋學士全集·卷二十七·諸子辨·孫武》（金華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印百部叢書集成），頁58上～58下。

〔註15〕畢以珣，〈孫子敘錄〉，《孫子十家註》（嘉慶二年版），收錄於《孫子集成·冊15》（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4月1版），頁1下。

〔註16〕方苞，《史記評語·孫子吳起列傳》，《二十五史三編·第一冊》（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12月），頁87。

〔註17〕魏源，《魏源集·孫子集注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3月1版），頁227。

〔註18〕葉適，《學習記言》，卷四十六，頁1下、3下、4上、5上。

〔註19〕姚鼐，《惜抱軒全集·卷五·題跋·讀孫子》（臺北：世界書局，民國56年5月再版），頁54。

〔註20〕齊思和，《中國史探研·孫子兵法著作時代考》，頁223～225。

〔註21〕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七·孫武辨》，頁13。

《孫子》之作者，亦有數說。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明言孫武著《孫子》十三篇，承襲此一說法者有畢以珣、楊家駱、劉仲平等人。〔註22〕錢穆、金德建等則主孫臏著《孫子》。〔註23〕葉適則主山林處士著《孫子》。〔註24〕牟庭、張其昀則以為伍子胥著《孫子》。〔註25〕直至一九七二年銀雀山竹簡出土，始完全廓清孫武為一為二、兵書為一為二之疑惑。

關於孫武之籍貫，亦存在著種種異說。一說孫武為齊人，此說見之於《史

〔註22〕見畢以珣，〈孫子敘錄〉；楊家駱，〈孫子兵法考〉，收錄於世界書局版《孫子十家註》中（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1年10月新1版），頁1~4；劉仲平，〈孫子兵法一書的作者〉，收錄於《孫子兵法大全》中（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5年7月4版），頁347~365。

〔註23〕其詳可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八五·田忌鄒忌孫臏考》（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6年12月重印版），頁73~84。

〔註24〕同註10。

〔註25〕牟庭之論《孫子》作於伍員，說頗新穎。較早著錄此說者似為民國二十九年陸達節所編之《孫子考·卷八·牟庭校正孫子》，此書雖註《校正孫子》未見，但引用《登州府志》之記述：「校正孫子，棲霞牟庭著，以孫武與伍員為一人，據託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為徵，亦以孫武不見春秋傳，徒為之詞也。」陸達節，《孫子考》，收錄於《孫子集成·冊15》，頁803。承襲牟氏之說者為張其昀。張其昀曰：「孫武殆書名而非人名，謂孫氏世傳之武經，猶之言毛詩也。孫氏之祖先即伍子胥。……太史公著史記……稱其戰功如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此可總括子胥生平。左傳記吳事頗詳，絕不及孫武，殊為可疑，清人牟庭謂伍子胥與孫武，似非二人，實有所見。」見張其昀，《中國軍事史略》（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民國45年1版），頁81~82。牟庭之《校正孫子》未見刊本，牟氏之說似由《登州府志》傳播而來。目前所能見到轉錄原文最多者，似為吳九龍在《銀雀山漢簡釋文：敘論》上所引的一段話。牟之此論亦非來自《校正孫子》，而是出自《雪泥雜誌》。吳九龍錄文如下：「古有伍胥無孫子，世傳《孫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書也。而史記有孫臏生阿鄆間為孫之子孫者，實子胥之裔也。……知者據《左傳》哀公十一年子胥囑其子于齊鮑氏為王孫氏，是為伍氏之後，在齊姓孫，有明驗矣。既用改姓其子，故其著書，亦以自號，其所欲寄託者然也。其書舊題，當曰孫子武十三篇，後人習傳，輒曰孫子名武，而不知武者書名，非人名也，其姓名居趾，皆不著于書中，而其子孫居齊，傳述其家書，故世人由此稱之曰孫子武齊人也。司馬遷不知孫子即子胥，別為〈孫武列傳〉。……蓋子胥自柏舉以前，說聽于闔閭，以覆楚為事，非遑著書。夫椒之後，以越為憂，而寢不見用于夫差，乃托著書以自見，其書多言越人而不及楚，知為夫差時作也。覆楚則曰伍子胥，著書則曰孫子，前後異稱，非兩人也。……左丘明喜言兵，愛奇士，使吳有孫武其人，安得內外傳無一言及之？故余以左氏之所不言，而知孫武之為亡是公，可無疑也。」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敘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頁15~16。

記·孫子吳起列傳》。一說孫武爲吳人，班固、趙曄均持此說。（註26）一說孫武爲衛人，此說見之於《廣韻》。（註27）

《史記·太史公自序》認爲「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故孫武之兵學思想前有所承，《孫子》並非中國兵書之原始。《漢書·藝文志》所著錄之《孫軫》、《地典》、《由余》等兵書，均在《孫子》之前。劉師培云：

四曰兵學，自風后握奇經，詳言列陣之法，而神農黃帝有兵書，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亦傳兵法，是古人未嘗空言兵也。（註28）

孫星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均認爲《黃帝兵法》、《司馬兵法》、《六韜》原本失傳，兵陰陽家出於依託，術數非真正兵法，故兵法惟《孫子十三篇》爲最古。（註29）

《孫子》篇題與其內容是井然有序，抑或是雜論無章，亦存在著截然不同之兩種意見。鄭友賢稱揚《孫子》「其義各主於篇題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

（註30）蔣百里、劉邦驥認爲「結構縝密，秩序井然。」（註31）但日人平山潛

〔註26〕班固，《漢書·藝文志》記錄兵權謀家有吳孫子八十二篇，頁1756；《漢書·古今人表中》：「吳孫武」，頁929；趙曄：《吳越春秋·卷第四·閭閻內傳》（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9年3月再版），頁92，云：「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

〔註27〕《廣韻上平·二十三魂·孫》（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75年12月校正六版），頁55下，云：「文王子，康叔封於衛。至武公子惠孫曾耳爲衛上卿，因氏焉，後有孫武、孫臏，俱善兵法。」

〔註28〕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左盦外集》（臺北：京華出版社，民國59年10月再版），頁1718～1719。

〔註29〕孫星衍，《孫子十家註·序》，頁3；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兵家類》（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5月增訂三版），頁2033-2034。

〔註30〕鄭友賢，《孫子遺說》，《孫子十家注》，《孫子集成·冊15》，頁584～587。鄭友賢專就虛實立說，「如虛實一篇，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文長不引。

〔註31〕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序》，云：「十三篇結構縝密，次序井然，固有不能增減一字，不能顛倒一篇者。計篇第一，總論軍政，平時當循正道，臨陣當用詭道，而以廟算爲主，實軍政與主德之關繫也。第二篇至第六篇，論百世不易之戰略也。第七篇至第十三篇，論萬變不窮之戰術也。……用間第十三者，以間爲詭道之極則，而廟算之能事盡矣。非有道之主，則不能用間，而反爲敵所間。可見用間爲廟算之作用也。準此以讀十三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不能增損一字，不能顛倒一篇矣。」收錄於《孫子集成·冊20》，頁100～101。

則以爲《孫子》：

每篇文法始終不相配，與此篇（火攻）同者往往有焉。如〈軍爭〉末論治心氣力變之機；〈九變〉篇末說將之五危；〈地形〉篇末言六敗；〈九地〉篇末議廟謨也。蓋是孫子一家文法而已，知之而後，始可讀孫子矣。（註32）

鄧廷羅亦認爲《孫子》不論篇題、內容都有欠妥之處。（註33）其中最大問題，實在〈火攻〉之結尾：

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葉適認爲「下文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不與上篇連屬。」（註34）聚訟近千年之疑問，直待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始得判明。（註35）

司馬遷一再申說《孫子十三篇》，但《漢書·藝文志》卻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多出部份，孫星衍以爲或即與吳王之間答。（註36）張守節云：「《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註37）

〔註32〕 平山潛，《孫子折衷·卷十二·火攻》，頁6下7上，收錄於《孫子集成·冊15》。

〔註33〕 鄧廷羅，《孫子集註·凡例·章句一》，頁17，云：「惟是嬴秦灰燼之餘，編次失序，迨漢晉唐宋而還，傳不一代，註不一家，魯魚豕亥之訛，相沿而愈亂。如作戰竄謀攻，軍變誤九變，九地前後參差重複。」本書收錄于《孫子集成·冊12》。

〔註34〕 葉適，《學習記言》，卷四十六，頁6上。

〔註35〕 在銀雀山木牘篇題上，〈火攻〉篇在〈用間〉篇之後，實爲末編。其詳可參看銀雀山漢墓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1版），頁38。又朱軍云：「我認爲上述古今注解有進一步研究之必要。關鍵是對本節整個內容含意的認識問題。我認爲本節是講慎重從事戰爭，認真準備戰爭的問題。從這個中心思想看來，本節雖置于〈火攻篇〉的末節，並非本篇的小結，乃是上述十二篇的結束語。它上承『兵者，國之大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的全部含義，在這裡提出了『不修其功者凶』，『明主慮之，良將修之』，『此乃安國全軍之道也』，提到如此高度自然指的戰爭的整體行爲，豈能只指火攻水攻，豈是只講賞功罰過。」見《孫子兵法釋義》（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年3月1版），頁317。

〔註36〕 孫星衍，《孫子十家注·序》，頁3。

〔註37〕 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之「子之十三篇」下，張守節《正義》的說法。

呂思勉亦認為十三篇為原書，而《漢志》八十二篇出於後人附益。〔註38〕畢以珣云：

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為十三篇，未見閻廬時所作，今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為問答若干篇，既見閻廬所作，即諸傳記所引遺文是也。

〔註39〕

畢以珣總結十三篇之外文字計有：

按八十二篇，圖九卷者，其一為十三篇，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為問答若干篇，即諸傳記所引、滎陽鄭友賢所輯遺說是也。一為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為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有牝八陣變陣圖、戰鬥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註40〕

但唐之杜牧認為孫武原書數十萬言，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始成今本十三篇。〔註41〕章學誠以為：

蓋十三篇為經語，故進於閻廬，其餘當是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通於議論之詞，故編次於中下，而為後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為一書，在閻廬時已然，而《漢志》僅記八十二篇之總數，此其所以益滋後人之惑矣。〔註42〕

紐國平、王福成認為杜牧錯誤之由實係誤解曹操〈孫子序〉之「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真正含義。〔註43〕對此問題之產生做了正本清源之澄清。張舜徽據銀雀山出土之

〔註38〕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第七章·兵家》，頁133，云：「《漢志》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今所傳者，乃《吳孫子》也，《史記·孫武傳》云：『以兵法見于吳王閻閭。閻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又謂：『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則今所傳十三篇，實為原書。《漢志》八十二篇，轉出後人附益也。」

〔註39〕 畢以珣，〈孫子敘錄〉，收錄於《孫子十家注》中，頁15上。

〔註40〕 畢以珣，〈孫子敘錄〉，頁15上。

〔註41〕 杜牧，〈孫子注三卷·自序〉，《古今圖書集成冊五八·理學彙編·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二卷·孫子部彙考》（臺北：鼎文書局，民國74年4月再版），頁4449。

〔註42〕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頁107。

〔註43〕 紐國平、王福成，《孫子釋義·前言》（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1版），頁7。